

西九大戲棚 「戲」外之音 同樣精彩

西九大戲棚又來了！去年春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推出「西九大戲棚」請來知名建築師林偉而，在空地上搭起竹製大戲棚，一連4天的戲曲演出人氣爆燈。今年的大戲棚，以「城市記憶」為主題，延長至3周的演期裡，除了粵劇名伶們連番上場獻藝，還請來香港舞蹈團帶來民間舞演出，又增設「當代音樂」環節，帶來新穎的中西樂fusion與人聲樂團演出。戲棚之外，還有熱熱鬧鬧的大戲棚市集，30多檔攤檔，賣傳統小吃、傳統手工藝與年輕設計師的潮流手作。聽大戲，逛市集，今年農曆年好不熱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演出團體提供



■ SIU2 SIU2提供



■ SIU2演出照。 SIU2提供



■「一舖清唱」代表香港為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文化表演項目揭幕，於上海大劇院劇院上演劇目《石堅》。「一舖清唱」提供



■ 趙伯承 「一舖清唱」提供



■2012澳門藝術節《鄭家花月夜未央》「一舖清唱」提供

SIU2 fusion新意思

相信不久前看過《麥兜嚟嘍伴我心》的觀眾，都必定難忘其中稚嫩美妙的童聲合唱，與從古典名曲改編而來的動人音樂。本土音樂人伍卓賢，正是幕後功臣。年紀輕輕的他已是為人稱道的樂壇「多面手」，所創作的曲目橫跨古典與流行，更涉及各種媒介。

今年的「西九大戲棚」，他將帶領Fusion組合SIU2演出不拘一格的新穎樂曲。SIU2將幾種中西樂器放在一起編制，體現出香港華洋共處的混雜文化特色。音樂人冀志成就說，像SIU2這樣玩fusion的樂團，真是香港獨有，在中國的其他城市都難找。樂團以笙為主軸，再配合三弦、古箏、鋼琴、低音吉他和爵士鼓等樂器，所奏樂曲百分之百原創，吸引了不少想要欣賞「新」聲音的觀眾。這次在大戲棚中演出，樂團仍然維持自己的特色，並不刻意加入與戲曲相關的元素，希望在連天的大鑼大鼓後，給走進戲棚的觀眾，帶來另一種清麗聲音。

伍卓賢本身的音樂背景就挺fusion。學古典音樂的他，也擅吹笙。為什麼會選這麼一個較冷門的中樂樂器？他笑說，小時候去音統處報名學音樂，第一志願明填的是小提琴，最後陰差陽錯地「被委派」去學笙。當時年紀小，也不懂得這樂器有冇趣，學的時間長了，卻也慢慢開始享受這種「習慣」。十年前，他和朋友一起玩fusion音樂，自己彈keyboard，當時樂隊中也並沒有中國樂器。「後來有一些曲子裡剛好可以有笙，就把它加了進去，頓時覺得很特別。大家就開始想，不如成立一隊有中國樂器又有西方樂器的樂隊吧。」由五人組成的第一代樂隊SIU就這樣誕生了。到現在，樂隊已經來到第二代，仍然堅持純原創，也一直保有對音樂的好奇。「我們的音樂幾乎每一首都不同，我們不停嘗試新的東西。」伍卓賢說。

人聲表演十分「瘋」

除了中西樂的fusion創新，結合了本土音樂特色的A Cappella（無伴奏合唱）演出《A CAPPELLA 中樂瘋》也將在大戲棚中粉墨登場。對於A Cappella，香港觀眾大



■ 伍卓賢 SIU2提供

概並不陌生，許多世界知名合唱團體，如King's Singers與The Ideal of North等都曾到港演出，用美聲征服觀眾。然而這一次，表演者們將把中樂元素融入這種往往以爵士樂或流行樂曲掛帥的西方藝術形式，讓你喜喜慶慶歡度大年初四。

演出的主持、本地無伴奏組合「一舖清唱」的藝術總監趙伯承，雖然是古典指揮專業出身，但從大學開始就對A Cappella情有獨鍾，更曾與同學們一起組成合唱組合「姬聲雅士」，閒來過過演出。去美國讀古典指揮時，他發現雖然A Cappella在香港算不上是正規學科，在國外卻早已十分具規模，「一些音樂學校甚至有課程教A Cappella的編曲和錄音，也有很多職業的隊伍，絕大部分的

中學和大學也有A Cappella合唱團，也有全國性的比賽。畢竟他們已經有100年的發展歷史。」

而在華人音樂圈中，台灣大概算得上是A Cappella界的「老大哥」，有接近15年的發展歷史。至於香港本土，玩A Cappella的樂團仍不是很多，從事原創創作的就更少。對趙伯承來說，成立「一舖清唱」，某種意義上是希望創造出一種特別的A Cappella風格，也為本土培育人才。

A Cappella注重歌唱，「一舖清唱」則希望突破純音樂的範疇，將故事主題、原創音樂、合唱、形體與劇場等元素結合在一起，打造出A Cappella Theatre，其前作《石堅》就是首次嘗試。演出以一群童子軍為主角，尋尋覓覓香港故事的「根」。演出將無伴奏合唱配上舞蹈和形體，新穎又有趣，在2008年新視野藝術節上演時反響不俗，後來更代表香港到上海世博演出。

然而這次在大戲棚中，趙伯承不會刻意要求演出的脈絡或劇場表現，而是邀來另外兩隊人聲樂團——礫（Holick）與青協香港旋律——同台自由發揮。「一舖清唱」將從中樂、戲曲、民歌中找靈感，用重新編曲的方式嶄新呈現。Holick則從本地電視金曲中找靈感，「5個男孩子帶來25分鐘不間斷的演唱表演，和香港電視有關。其中有說話，有廣告對白，也有電視主題曲，串聯在一起。」青協香港旋律則玩多語言變奏，「90年代香港很多歌曲，可能原曲是日本或者歐美的。他們就嘗試去找兩者間的關係，比如一首《李香蘭》，本來是日本歌，後來又有了張學友的版本。他們可能會用一個Jazz的手法去表達，日語原文和張學友的歌詞穿插其中，配合新的編曲。」除了人聲樂團，演出還請來三位「人聲敲擊」（Vocal percussion）高手，挑戰人聲表現的極限。

趙伯承說，A Cappella在香港仍是比較新的藝術形式，院校中也並沒有專門的科目教授技巧，要找演員並不是很容易。而「一舖清唱」不僅要求演唱，還要演員兼顧形體與表演，更是難上加難，因此招人時，只能「廣發英雄帖」，希望藝團在之後兩年的發展中，能着重提升團員的能力，為這門藝術的長遠發展打下基礎。

西九大戲棚

時間：1月30日至2月16日
地點：廣東道及柯士甸道交界（尖沙咀消防局側）
《A CAPPELLA 中樂瘋》 《SIU2 大戲棚音樂會》
時間：2月13日 晚上7時30分 時間：2月15日 晚上7時30分

《胡桃夾子》新氣象

香港芭蕾舞團一年一度的賀聖誕節目《胡桃夾子》，自一九九七年起一直演出前藝術總監謝傑委的版本，二零一一年慶祝十五周年後，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為觀眾帶來由該團委約、澳洲編舞家泰爾斯·科勒創作的最新版。

經典新編是創作人的一大挑戰，觀賞者對故事情節發展及現存版本大多已有既定概念。當然，許多創作人就是喜歡搞搞新意思，嘗試為經典添上新點子或者時代氣息，美國著名編舞馬克·莫里斯就創作了同志色彩濃厚的《硬胡桃》（The Hard Nut）；我們的伍宇烈則將之改編為以香港及農曆新年為背景的《糊塗爆竹賀新年》；這次科勒的版本則在原著基礎上添上枝節，將主角嘉麗收到的禮物由胡桃夾子改為玩具屋，胡桃夾子是屋內的一件玩具，與芭蕾舞公主是一對。故事於是由嘉麗與胡桃夾子夢中遊歷，變成嘉麗與哥哥費殊進入了玩具屋的世界，看着胡桃夾子王子如何與老鼠王大戰，救出芭蕾舞公主，再重掌王國。此外，嘉麗還在玩具屋內遇到她的洋娃娃嘉晴。

人物多了，情節也變得複雜了，觀眾要先看場刊才能明白故事的發展。個人覺得洋娃娃嘉晴的角色其實並無必要，除了可以安排一場嘉麗家庭生活的縮影，對劇情推進沒有幫助；至於原本嘉麗與胡桃夾子的浪漫雙人舞改為她與哥哥共舞，令人感覺有點怪怪。

不過，新版不算流暢。故事依舊發生在平安夜，但這次費殊並沒有走進嘉麗房內以老鼠相嚇，而是偷偷走到聖誕樹下拆開禮物，被玩具屋內的一群老鼠拖進屋內，嘉麗聞聲而至，故事便圍繞兩人玩具屋內的經歷而開展。筆者觀看的一場由李茗擔演嘉麗，表現平穩，與沈傑飾演的費殊的雙人舞，雖然有剛才提到的問題，但舞蹈編排及兩人的演出都不錯。由於增加了芭蕾舞公主的角色，嘉麗的部分相對少了，不過，科勒編排下的嘉麗充滿少女氣息，李茗演來也頗稱職。雙人舞主要由芭蕾舞公主與胡桃夾子王子演出，金瑤的芭蕾舞公主，扮相甚佳，舞姿也相當優美，魏麗相比下較弱，與鼠王大戰一場，應可發揮更多。

科勒將民俗舞編成是玩偶在戰勝鼠王后的娛樂節目，主意不錯。幾段也編得甚有心思。葉飛飛和李林的西班牙玩偶充滿熱情，即時提升了劇院內的氣氛，吳菲菲與李嘉博的埃及玩偶演出的舞蹈，更是精彩，盡見兩人的技巧功力。胡傑威與吳焱的中國玩偶既有技巧，又充滿喜劇感，俄羅斯、法國及意大利玩偶的段落雖然不前面提及的新穎有趣，但做出了熱鬧熱烈的氣氛。

舞蹈最後，以嘉麗與費殊早上醒來，看到聖誕樹上的芭蕾舞公主與胡桃夾子作結，收結得不錯。

科勒這個版本尚有可改進的地方，但整體來說是不錯的，也為香港芭蕾舞團這個年度必備的演出注入了生氣。 文：聞一浩



■ 香港芭蕾舞團新版《胡桃夾子》，攝影：Conrad Dy-Liacco.

敢觀舞台

文：小西

本欄隔周見報，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末日 / 革命什麼也沒有發生？

去年十二月，為了迎接瑪雅預言中的世界末日，一連三日，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舉辦了「末日牛棚異境」的活動，當中包括了儀祭、聲音治療、舞蹈、環境劇場、劇場演出等多項活動。承接2011年的《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發生在2012的戲劇場景》、2012年的《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陳炳釗也伺機在「末日牛棚異境」中推出了他的革命／末日系列的完結篇《如果在末日，N個旅人》。

革命／末日從來沒有發生？

如果說《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的重點，是以劇中墨西哥查巴達起義軍及其副司令馬科斯為代表的革命熱情和想像，《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的重點是以城市抗爭者艾艾小姐為代表的逃避，而《如果在末日，N個旅人》則是前兩者的綜合。另外，從時間上看，可以這麼說，《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訴說的，是革命／末日「前」的異境，而《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描述的，則是革命／末日「後」的廢墟。來到《如果在末日，N個旅人》，我們終於可以鳥瞰清楚整個革命／末日前後的時間流程，而陳炳釗也終於能夠完整

呈現他迄今為止有關革命／末日的辯證思考。

當然，瑪雅預言中的世界末日，最後並沒有如大家所預期的降臨，既有的世界依舊運轉，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現在回頭看，陳炳釗打從一開始創作這個系列，已預感末日不會到來，瑪雅末日是給了他一個借題發揮的機會，思考革命與改變的可能與不可能。所以，不無弔詭地，雖然《如果在末日，N個旅人》頗完整地呈現陳炳釗想像中整個革命／末日前後的時間流程，但革命本身，卻一直是缺席的。

不行動／無法行動的行動者？

怪不得有年輕朋友不滿陳炳釗整個「革命／末日系列」演出中行動者的「零行動」。不錯，陳炳釗通過舞台給我們呈現的，只是他有關（革命）行動的想像與思考，而非行動本身。套用陳炳釗自己的語言說，那是革命行動的可能與不可能。當然，陳炳釗在系列中三個演出中，有關革命的思考，着墨的重點有所不同。在《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中，陳炳釗根本上透過戲謔的方式，拆解大量充斥於大眾媒體

中、有關革命與行動的想像，從而釋放我們的想像，追尋「一種令到革命成為可能」的想像。至於《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則通過量子力學、平行宇宙等理論，借題發揮，進一步思考個體行動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關係。當然，在陳炳釗的引導下，我們可以想像到，自現世逃逸的艾艾小姐大概正在另一個平行世界，過着另一種更理想的生活。但問題是，這個逆反的世界，只是一個想像中的世界，是虛的。如果說《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的重點在破，在釋放想像，《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則對革命、行動與世界的未來圖像，作出更複雜辯證的思考。所以，與《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相比，陳炳釗在《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中傾注了更多二項對立：此世界VS.彼世界、行動VS.不行動。故此，與其說《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反映了陳炳釗這一類知識分子型藝術家無法行動的困境，倒不如說它反映了一種更激進的思考。或許正如當代斯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所言，紛紛亂世，我們首先需要大概不是行動，而是思考！或許，歸根到底，劇場只能夠是虛的，任何把劇場直接變成行動，都只能夠是僞



■ 《如果在末日，N個旅人》 前進進提供



■ 《如果在末日，N個旅人》 前進進提供

越（反之亦然）。正如「被壓迫者劇場」始創人波瓦所言，「劇場是革命的採排」，而從《如果在末日，N個旅人》中所見，革命過後，回到廢墟現場，並不是為了要撫今追昔，而是通過代入這些虛擬中的過去的痕跡，跟無邊的想像世界連接上，思考可能與不可能，奔向未來。